

皇家藏本

資治通鑑

司馬光 著

樣初



當代中國出版社



序 一

宋神宗《资治通鉴》序

朕惟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故能刚健笃实，辉光日新。《书》亦曰：“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诗》、《书》、《春秋》，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鉴于后世者也。

汉司马迁轴石室金匱之书，据左氏《国语》，推《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采经摭传，罔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驰骋上下数千载间，首记轩辕，至于麟止，作为纪、表、世家、书、传，后之述者不能易此体也。惟其是非不谬于圣人，褒贬出于至当，则良史之才矣。

若稽古英考，留神载籍，万机之下，未尝废卷。尝命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论次历代君臣事迹，俾就秘阁翻阅，给吏史笔札，起周威烈王，迄于五代。光之志以为周积衰，王室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平王东迁，齐、楚、秦、晋始大，桓、文更霸，犹托尊王为辞以服天下；威烈王自陪臣命韩、赵、魏为诸侯，周虽未灭，王制尽矣！此亦古人述作造端立意之所繇也。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相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凡十六代，勒成二百九十六卷，列于户牖之闻而尽古今之统，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总会，册牒之渊林矣。

荀卿有言：“欲观圣人之迹，则于其灿然者矣，后王是也。”若夫汉之文、宣，唐之太宗，孔子所谓“吾无间焉”者。自余治世盛王，有惨怛之爱，有忠利之教，或知人善任，恭俭勤畏，亦各得圣贤之一体，孟轲所谓“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至于荒坠颠危，可见前车之失；乱贼奸宄，厥有履霜之渐。《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故赐书名曰《资治通鉴》，以着朕之志焉耳。

治平四年十月初开经筵，奉圣旨读《资治通鉴》。

其月九日，臣光初进读，面赐御制序，令候书成日写入。

朕知道，君子多熟悉前人之行、往昔之事，以此来蓄养品德，所以能够刚健坚实，光辉日新。《尚书》也说：“作为君王，应该广采众学，时刻有所建树。”《诗经》、《尚书》、《春秋》，都是说明得失的规律，存守王道的正统，给后代以借鉴和训诫的著作。

汉代司马迁缀集皇家石室和金柜里的典籍，根据左氏《国语》，推究《世本》、

《战国策》、《楚汉春秋》等，博采经籍，摭取传记，网罗天下轶事旧闻，进行考证，纵横驰骋于上下数千年间，开篇记载黄帝轩辕氏，至于西汉发现麒麟而止，创作纪、表、世家、书传形式，使后世述史者都不能改变这种体例。由于他判断是非不与圣人相悖，褒贬十分得当，才被称为优秀史家的人才。

父皇英宗，留神典籍，日理万机之时，也未尝辍止读书。曾命令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论列历代君王大臣的事迹，让他在皇家秘阁翻阅文献档册，供给史官、笔纸，修撰起自周威烈王、迄于五代的历史。司马光的意见认为：周朝积弱，王室衰微，礼乐仪制和军事征讨都由诸侯恣意为；周平王被迫东迁国都，齐国、楚国、秦国、晋国于是强大；齐桓公、晋文公交替称霸，仍假托尊崇周王为辞以收服天下。直至周威烈王任命臣子韩、赵、魏三家为诸侯时，周朝虽尚未灭亡，但王制却已完全毁掉了！这也是古人著书时开篇立意的原由。书中记载圣明君主、贤良大臣，切磋治国之道，议论中的精辟语句，道德、刑法双管齐下的良善制度，上天与人世之间的关系，吉凶、善恶现象的根源，权力福祿兴盛衰弱的原因，规划利害的效果，优秀将领的战略，廉谨官员的治策，以邪正为标准进行判断，从邳治与怠忽中抓住要旨，直至词语渊博厚实的文体，哲理深刻的含义，实可称完备无缺。全书共记载十六个朝代，辑成二百九十四卷，放置于室中而尽知古今之道统，内容广博而得其要点，简明而又周详于事件，也可称为历代典制法规的总汇，档册文牒的全书。荀况曾说过：“若想观察圣人的形迹，便要寻其出类拔萃者，后代贤王即为其例。”像汉朝的文帝、宣帝，唐朝的太宗，正属孔子所说“我无可非议”者。其余太平治世享有盛名的君王，或有忧国忧民仁爱之心，或有忠贞利民的教诲，或知人善任，勤俭谨慎，也各得到圣贤的一方面，如孟轲所说“我对于《武成》只取其二三事而已”。至于荒淫覆亡者，可使我们见到前车之鉴；乱臣贼子，则引起我们严寒将至的警惕。《诗经》说：“商朝的借鉴不远，就在夏朝的灭亡。”所以赐此书名为《资治通鉴》，以表明朕之心志。

治平四年十月初次开设御前进经，奉圣旨讲读《资治通鉴》。

是月九日，臣司马光开始进读，皇帝面赐御制序，命臣待书成之日写入。

序 二

进 书 表

臣光言：先奉敕編集历代君臣事迹，又圣旨赐名资治通鉴，今已了毕者。

伏念臣性识愚鲁，学术荒疏，凡百事为，皆出人下，独于前史，粗尝尽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厌。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通，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私家力薄，无由可成。

伏遇英宗皇帝，资睿智之性，敷文明之治，思历览古事，用恢张大猷，爰诏下臣，俾之編集。臣夙昔所愿，一朝获伸，踊跃奉承，惟惧不称。先帝仍命自选辟官属，于崇文院置局，许借龙图、天章阁、三馆、秘阁书籍，赐以御府笔墨缣帛及御前钱以供果饵，以内臣为承受，眷遇之荣，近臣莫及。不幸书未进御，先帝违弃群臣。陛下绍膺大统，钦承先志，宠以冠序，锡之嘉名，每天经筵，常令进读。臣虽顽愚，荷两朝知待如此其厚，陨身丧元，未足报塞，苟智力所及，岂敢有遗！会差知永兴军，以衰疾不任治剧，乞就冗官。陛下俯从所欲，曲赐容养，差判西京留司御史台及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前后六任，仍听以书局自随，给人禄秩，不责职业。臣既无他事，得以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摭幽隐，校计毫厘。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举事目，年经国纬，以备检寻，为目录三十卷；又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涂，为考异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自治平开局，迨今始成；岁月淹久，其间抵牾，不敢自保，罪负之重，固无所逃。臣光诚惶诚惧，顿首顿首。

重念臣违离阙庭，十有五年，虽身处于外，区区之心，朝夕寤寐，何尝不在陛下之左右！顾以弩蹇，无施而可，是以专事铅槧，用酬大恩，庶竭涓尘，少裨海岳。臣今骸骨癯瘠，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伏望陛下宽其妄作之诛，察其愿忠之意，以清闲之宴，时赐省览，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则臣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矣。

谨奉表陈进以闻。臣光诚惶诚惧，顿首顿首，谨言。

端明殿学者兼翰林侍读学士太中大夫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司马光上表
官上柱国河内郡开国公食邑二千六百户食实封一千户臣

元丰七年十一月进呈

检阅文字承事郎臣司马康

同修奉议郎臣范福禹

同修秘书丞臣刘恕

同修向书屯国员外郎充集贤校理臣刘攽

编集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太中大夫臣司马光

臣司马光上言：先前奉受敕命编纂历代君臣事迹，以后又接奉圣旨赐予书名《资治通鉴》，如今已经完成。

臣下认为自己生性见识愚昧迟钝，学问经术荒废生疏，凡做各种事情，都在他人之下，只对前代史书，曾费尽心力粗略诵读，从幼小直到老朽，嗜之如命，永无厌倦。经常担忧从司马迁、班固以来，各种史书文字繁多，那些没有公务的文人学士，阅读史书尚且不能遍及，何况对人主来说，日理万机，有什么空闲去全部浏览！臣下常常不自量力，打算删削冗文长篇，撮举关键要义，专门撮取事关国家兴衰存亡，情系百姓喜怒哀乐，善良可以成为楷模，邪恶可以作为警戒的材料，撰为编年体制的一部书，让它先后条理井然有序，精华糟粕不相混杂，然而私人一家力量单薄，无法成功。

臣下幸遇英宗皇帝，禀承睿智智慧的天性，布施文化昌明的政治，想要纵览古代事迹，用以拓展宏图大略，于是颁下诏令，教臣编纂成集。臣下昔日夙愿，一旦获得伸张，欣喜雀跃奉承大命，唯恐不能称职。先帝还命令臣下自选官吏属员，在崇文殿设置书局，准许借用龙图阁，天章阁，广文、大学、律学三馆及秘阁的书籍，赐予大内库藏的笔墨缣帛和皇宫钱币，供应果子点心，派遣宫内侍臣担任承受，关怀厚待的荣耀，朝廷近臣没人能比得上。不幸书未及进呈，先帝便离开了群臣。陛下继受皇宋大统，敬承先帝遗志，恩宠有加，亲撰冠首之序，惠赐嘉祥之名，每逢开设研讨经史的讲席，时常命令进读其中篇章。臣下尽管愚笨，但蒙荷两朝知遇之恩如此深厚，即便粉身碎骨、肝脑涂地，也不足以回报皇恩，只要是心智体力所能及的，岂敢有所遗漏！适逢差遣臣下出任知永兴军，因衰老疾病不能胜任处理繁重事务，乞求就任清闲散官。陛下屈尊俯从臣下的要求，特许从容调养，差遣兼领西京留司御史台和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前后六次调任，都允许将书局跟随臣下，给予俸禄官位，并不责求职守业绩。臣下既然别无他事，得以含英咀华、冥思苦想，尽其所有，白天的力量不够，就夜晚继续干。读遍前代史书，旁采小说野史，文献典籍汗牛充栋，浩如烟海，探发幽隐奥秘，比较点滴异同。上起战国，下至五代，总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撰成二百九十四卷；又概括列举事件要目，以年代为经，以国家为纬，为备翻检寻索，编成《目录》三十卷，又参考群书，评判异同，使之归于一致，撰为《考异》三十卷，合起来有三百五十四卷。从治平年间开设书局，直至今日方才告成，岁月悠悠，其中抵牾之处，不敢自保全无，罪责深重，无所逃遁。臣司马光诚惶诚恐，顿首顿首。

再回想臣下离开宫阙朝廷，有十五年之久，虽然身处朝外，但拳拳之心，朝朝暮

暮，夙兴夜寐，又何曾不在陛下的身边！只因臣下才浅力薄，无事会做，所以专事撰作，以报大恩，竭尽绵薄，或可如涓流粒尘那样对大海高山有所裨益。臣下如今身体瘦弱憔悴，老眼错花，牙齿所剩无几，精神耗尽记忆衰退，眼前所做的事，转身便遗忘，臣下的一生精力，全都用在这部书上了。臣下期盼陛下宽恕狂妄撰作的罪责，体察真挚忠诚的心意，在清静的空暇之时，时常垂顾省阅浏览，借鉴前代的兴衰存亡，考察当今的得失利弊，褒奖善良、警惕邪恶，抉取真理、屏弃谬误，足以发扬稽考上古的盛德，达到史无前例的大治，使得普天黎民，都能蒙受福祐，那臣下即使尸骨弃置于九泉之下，平生志愿也永远满足了。

谨奉表章进呈报告。臣司马光诚惶诚恐，顿首顿，谨言。

序 三

奖谕诏书

敕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成事。

史学之废久矣，纪次无法，论议不明，岂中以示惩劝，明久远哉！卿博学多闻，贯穿今古，上自晚周，下迄五代，发挥缀缉，成一家之书，褒贬去取，有所据依。省阅以还，良深嘉叹！今赐卿银绢、对衣、腰带、鞍辔马，具如别录，至可领也。故兹奖谕，想宜知悉。

冬寒，卿比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

十五日

元丰八年九月十七日，准尚书省札子，奉圣旨，重行校定。

元祐元年十月十四日，奉圣旨，下杭州镂板。

敕司马光：修纂《资治通鉴》完成事项。

史学的旷废已经很久了，记叙编次没有章法，论述评议不能明断，岂足以垂示惩恶劝善，昭明久远呢！爱卿博学多闻，见多识广，触类旁通，贯穿古今，上起晚周，下至五代，阐幽发微，缀连编辑，修成一家之书，褒贬善恶，去取是非，均有所据。自从省阅以来，确实深为嘉许赞叹！今日赏赐爱卿银两绢帛、对衣、腰带、鞍辔马，详照另纸所录，到库便可领取。故特此嘉奖宣示，想必应当一体周知。

冬日寒冷，爱卿近来安好。遣用书信，旨意多有不及。

十五日

元丰八年九月十七日，批准尚书省札子，接奉圣旨，重新校定。

元祐元年十月十四日，接奉圣旨，发下到杭州刻板。

第一卷目录

卷第一 周纪一

威烈王	(1)
安王	(4)
烈王	(6)

卷第二 周纪二

显王	(8)
----------	-----

卷第三 周纪三

慎靓王	(15)
赧王上	(16)

卷第四 周纪四

赧王中	(21)
-----------	------

卷第五 周纪五

赧王下	(28)
-----------	------

卷第六 秦纪一

昭襄王	(35)
秦孝文王	(37)
秦庄襄王	(37)
秦始皇帝上	(38)

卷第七 秦纪二

始皇帝下	(43)
二世皇帝上	(47)

卷第八 秦纪三

二世皇帝下	(50)
-------------	------

卷第九 汉纪一

太祖高皇帝上之上	(57)
----------------	------

卷第十 汉纪二

太祖高皇帝上之下 (63)

卷第十一 汉纪三

太祖高皇帝中 (69)

卷第十二 汉纪四

太祖高皇帝下 (76)

孝惠皇帝 (81)

卷第十三 汉纪五

高皇后 (84)

太宗孝文皇帝上 (88)

卷第十四 汉纪六

太宗孝文皇帝中 (91)

卷第十五 汉纪七

太宗孝文皇帝下 (97)

孝景皇帝上 (102)

卷第十六 汉纪八

孝景皇帝下 (104)

卷第十七 汉纪九

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上 (112)

卷第十八 汉纪十

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下 (119)

卷第十九 汉纪十一

世宗孝武皇帝中之上 (126)

卷第二十 汉纪十二

世宗孝武皇帝中之下 (133)

卷第二十一 汉纪十三

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上 (140)

卷第二十二 汉纪十四

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下 (148)

卷第二十三 汉纪十五

孝昭皇帝上 (155)

卷第二十四 汉纪十六

孝昭皇帝下 (161)

中宗孝宣皇帝上之上 (164)

卷第二十五 汉纪十七

中宗孝宣皇帝上之下 (168)

卷第二十六 汉纪十八

中宗孝宣皇帝中 (175)

卷第二十七 汉纪十九

中宗孝宣皇帝下 (181)

卷第二十八 汉纪二十

孝元皇帝上 (187)

卷第二十九 汉纪二十一

孝元皇帝下 (194)

卷第三十 汉纪二十二

孝成皇帝上之上 (201)

卷第三十一 汉纪二十三

孝成皇帝上之下 (209)

卷第三十二 汉纪二十四

孝成皇帝中 (216)

卷第三十三 汉纪二十五

孝成皇帝下 (221)

孝哀皇帝上 (224)

卷第三十四 汉纪二十六

孝哀皇帝中..... (227)

卷第三十五 汉纪二十七

孝哀皇帝下..... (233)

孝平皇帝上..... (237)

卷第三十六 汉纪二十八

孝平皇帝下..... (240)

王莽上..... (243)

卷第三十七 汉纪二十九

王莽中..... (247)

卷第三十八 汉纪三十

王莽下..... (255)

卷第三十九 汉纪三十一

淮阳王..... (262)

卷第四十 汉纪三十二

世祖光武皇帝上之上..... (270)

卷第四十一 汉纪三十三

世祖光武皇帝上之下..... (278)

卷第四十二 汉纪三十四

世祖光武皇帝中之上..... (286)

卷第四十三 汉纪三十五

世祖光武皇帝中之下..... (293)

卷第四十四 汉纪三十六

世祖光武皇帝下..... (301)

显宗教明皇帝上..... (306)

卷第四十五 汉纪三十七

显宗孝明皇帝下..... (309)

卷第四十六 汉纪三十八

肃宗孝章皇帝上..... (316)

卷第四十七 汉纪三十九

肃宗孝章皇帝下..... (323)

汉孝和皇帝上..... (326)

卷第四十八 汉纪四十

孝和皇帝下..... (330)

卷第四十九 汉纪四十一

孝殇皇帝..... (337)

汉孝安皇帝上..... (338)

卷第五十 汉纪四十二

孝安皇帝中..... (345)

卷第五十一 汉纪四十三

孝安皇帝下..... (354)

孝和皇帝上..... (355)

卷第五十二 汉纪四十四

孝顺皇帝下..... (363)

汉孝冲皇帝..... (369)

卷第一 周纪一

起著雍摄提格，尽玄默困敦，凡三十五年。

威烈王

二十三年 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纲纪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

文王序《易》，以乾坤为首。孔子系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言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诸侯，尊周室，王人虽微，序于诸侯之上，以是见圣人于君臣之际，未尝不惓惓也。非有桀、纣之暴，汤、武之仁，人归之，天命之，君臣之分，当守节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纣，则成汤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吴，则太伯血食矣。然二子宁亡国而不为者，诚以礼之大节不可乱也。故曰：礼莫大于分也。

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名器既亡，则礼安得独在哉？昔仲叔于奚有功于卫，辞邑而请繁缨，孔子以为不如多与之邑。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卫君待孔子而为政，孔子欲先正名，以为名不正则民无所措手足。夫繁缨，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细务也，而孔子先之。诚以名器既乱，则上下无以相有故也。夫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著。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众人之识近，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则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坚冰至”，《书》曰“一日二日万几”，谓此类也。故曰：分莫大于名也。

呜呼！幽、厉失德，周道日衰，纲纪散坏，下陵上替，诸侯专征，大夫擅政。礼之大体，什丧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犹绵绵相属者，盖以周之子孙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晋文公有大功于王室，请隧于襄王，襄王不许，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请焉！”文公于是乎惧而不敢违。是故以周之地则不大于曹、滕，以周之民则不众于邾、莒，然历数百年，宗主天下，虽以晋、楚、齐、秦之强，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于季氏之于鲁，田常之于齐，白公之于楚，智伯之于晋，其势皆足以逐君而自为，然而卒不敢者，岂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诛之也。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国，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先王之礼于斯尽矣。或者以为当是之时，周室微弱，三晋强盛，虽欲勿许，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晋虽强，苟不顾天下之诛而犯义侵礼，则不请于天子而自立矣。不请于天子而自立，则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

桓、文之君，必奉礼义而征之。今请于天子而天子许之，是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也，谁得而讨之！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

呜呼！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害靡灭几尽，岂不哀哉！

初，智宣子将以瑶为后。智果曰：“不如宵也。瑶之贤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须长大则贤，射御足力则贤，伎艺毕给则贤，巧文辩慧则贤，强毅果敢则贤，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贤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谁能待之？若果立瑶也，智宗必灭。”弗听，智果别族于太史为辅氏。赵简子之子，长曰伯鲁，幼曰无恤。将置后，不知所立。乃书训戒之辞于二简，以授二子曰：“谨识之。”三年而问之，伯鲁不能举其辞，求其简，已失之矣。问无恤，诵其辞甚习，求其简，出诸袖中而奏之。于是简子以无恤为贤，立以为后。简子使尹铎为晋阳。请曰：“以为茧丝乎？抑为保障乎？”简子曰：“保障哉！”尹铎损其户数。简子谓无恤曰：“晋国有难，而无以尹铎为少，无以晋阳为远，必以为归。”及智宣子卒，智襄子为政，与韩康子、魏桓子宴于蓝台。智伯戏康子而侮段规。智国闻之。谏曰：“主不备，难必至矣！”智伯曰：“难将由我。我不为难，谁敢兴之？”对曰：“不然。《夏书》有之曰：‘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夫君子能勤小物，故无大患。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又弗备，曰不敢兴难，无乃不可乎！螭、蚁、蜂、虿，皆能害人，况君相乎！”弗听。

智伯请地于韩康子，康子欲弗与。段规曰：“智伯好利而愎，不与，将伐我；不如与之。彼徂于得地，必请于佗人；佗人不与，必向之以兵。然则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变矣。”康子曰：“善。”使使者致万家之邑于智伯，智伯悦。又求地于魏桓子，桓子欲弗与。任章曰：“何故弗与？”桓子曰：“无故索地，故弗与。”任章曰：“无故索地，诸大夫必惧；吾与之地，智伯必骄。彼骄而轻敌，此惧而相亲；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长矣。《周书》曰：‘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主不如与之以骄智伯，然后可以择交而图智氏矣。奈何独以吾为智氏质乎！”桓子曰：“善。”复与之万家之邑一。智伯又求蔡、皋狼之地于赵襄子，襄子弗与。智伯怒，帅韩、魏之甲以攻赵氏。襄子将出，曰：“吾何走乎？”从者曰：“长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罢力以完之，又毙死以守之，其谁与我！”从者曰：“邯郸之仓库实。”襄子曰：“浚民之膏泽以实之，又因而杀之，其谁与我！其晋阳乎，先主之所属也，尹铎之所宽也，民必和矣。”乃走晋阳。三家以国人围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灶产蛙，民无叛意。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韩康子骖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也。絺疵谓智伯曰：“韩、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絺疵曰：“以人事知之。夫从韩、魏之兵以攻赵，赵亡，难必及韩、魏矣。今约胜赵而三分其地，城不没者三版，人马相食，城降有日，而二子无喜志，有忧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絺疵之言告二子，二子曰：“此夫谗臣欲为赵氏游说，使主疑于二家而懈于攻赵氏也。不然，夫二家岂不利朝夕分赵氏之田，而欲为危难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对曰：“臣见其视臣端而趋疾，知臣得其情故也。”知伯不悛。絺疵请使于齐。赵襄子使张孟谈潜出见二子，曰：“臣闻唇亡则齿寒。今智伯帅韩、魏而攻赵，赵亡则韩、魏为之次矣。”二子曰：“我心知其然也，恐事未遂而谋泄，则祸立至矣。”张孟谈曰：“谋出二主之口，入臣之耳，何伤也？”二子乃阴与张孟谈约，为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杀守堤之吏，而决水灌智伯军。智伯军救水而乱，韩、魏翼而击之，襄子将卒犯其前，大败智伯之众。遂杀智伯，尽灭智氏之族。唯辅果在。

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不羽括，则不能以入坚；棠溪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熔范，不砥砺，则不能以击强。是故才德全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

以为恶。扶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扶才以为恶者，恶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馀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三家分智氏之田。赵襄子漆智伯的头，以为饮器。智伯之臣豫让欲为之报仇，乃诈为刑人，挟匕首，入襄子宫中涂厕。襄子如厕心动，索之，获豫让。左右欲杀之，襄子曰：“智伯死无后，而此人欲为报仇，真义士也！吾谨避之耳。”乃舍之。豫让又漆身为癞，吞炭为哑，行乞于市，其妻不识也。行见其友，其友识之，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赵孟，必得近幸。子乃为所欲为，顾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求以报仇，不亦难乎？”豫让曰：“不可！既已委质为臣，而又求杀之，是二心也。凡吾所为者，极难耳。然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者也。”襄子出，豫让伏于桥下。襄子至桥，马惊，索之，得豫让，遂杀之。襄子为伯鲁之不立也，有子五人，不肯置后。封伯鲁之子于代，曰代成君，早卒，立其子浣为赵氏后。襄子卒，弟桓子逐浣而自立，一年卒。赵氏之人曰：“桓子立，非襄主意。”乃共杀其子，复迎浣而立之，是为献子。献子生籍，是为烈侯。魏斯者，桓子之孙也，是为文侯。韩康子生武子，武子生虔，是为景侯。

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为师，每过段干木之庐必式。四方贤士多归之。文侯与群臣饮酒，乐，而天雨，命驾将适野。左右曰：“今日饮酒乐，天又雨，君将安之？”文侯曰：“吾与虞人期猎，虽乐，岂可无一会期哉！”乃往，身自罢之。韩借师于魏以伐赵。文侯曰：“寡人与赵，兄弟也，不敢闻命。”赵借师于魏以伐韩，文侯应之亦然。二国皆怒而去。已而知文侯以讲于己也，皆朝于魏。魏由是始大于三晋，诸侯莫能与之争。使乐羊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击。文侯问于群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谓仁君？”文侯怒，任座趋出。次问翟璜，对曰：“仁君也。”文侯曰：“何以知之？”对曰：“臣闻君仁则臣直。向者任座之言直，臣是以知之。”文侯悦，使翟璜召任座而反之，亲下堂迎之，以为上客。文侯与田子方饮，文侯曰：“钟声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闻之，君明乐官，不明乐音。今君审于音，臣恐其聋于官也。”文侯曰：“善。”子击出，遭田子方于道，下车伏谒。子方不为礼。子击怒，谓子方曰：“富贵者骄人乎？贫贱者骄人乎？”子方曰：“亦贫贱者骄人耳，富贵者安敢骄人？国君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失其国者未闻有以国待之者也，失其家者未闻有以家待之者也。夫士贫贱者，言不用，行不合，则纳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贫贱哉！”子击乃谢之。文侯谓李克曰：“先生尝有言曰：‘家贫思良妻，国乱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则璜，二子何如？”对曰：“卑不谋尊，疏不谋戚。臣在阙门之外，不敢当命。”文侯曰：“先生临事勿让！”克曰：“君弗察故也。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李克出，见翟璜。翟璜曰：“今者闻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谁为之？”克曰：“魏成。”翟璜忿然作色曰：“西河守吴起，臣所进也；君内以郗为忧，臣进西门豹；君欲伐中山，臣进乐羊；中山已拔，无使守之，臣进先生；君之子无傅，臣进屈侯鲋。以耳目之所睹记，臣何负于魏成？”李克曰：“子之言克于子之君者，岂将比周以求大官哉？君问相于克，克之对如是。所以知君之必相魏成者，魏成食禄千钟，什九在外，什一在内，是以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师之；子所进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恶得与魏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对，愿卒为弟子！”

吴起者，卫人，仕于鲁。齐人伐鲁，鲁人欲以为将，起取齐女为妻，鲁人疑之，起杀妻以求将，大破齐师。或谮之鲁侯曰：“起始事曾参，母死不奔丧，曾参绝之。今又杀妻以求为君将。起，残忍薄行人也！且以鲁国区区而有胜敌之名，则诸侯图鲁矣。”起恐得罪。闻魏文侯贤，乃往归之。文侯问诸李克，李克曰：“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弗能过也。”于是文侯以为将，击秦，拔五城。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

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还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燕湣公薨，子僖公立。

二十四年 王崩，子安王骄立。

盗杀楚声王，国人立其子悼王。

安 王

元年 秦伐魏，至阳狐。

二年 魏、韩、赵伐楚，至桑丘。

郑围韩阳翟。

韩景侯薨，子烈侯取立。

赵烈侯薨，国人立其弟武侯。

秦简公薨，子惠公立。

三年 王子定奔晋。

虢山崩，壅河。

四年 楚围郑。郑人杀其相驷子阳。

五年 日有食之。

三月，盗杀韩相侠累。侠累与濮阳严仲子有恶。仲子闻轵人聂政之勇，以黄金百溢为政母寿，欲因以报仇。政不受，曰：“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许人也！”及母卒，仲子乃使政刺侠累。侠累方坐府上，兵卫甚众，聂政直入上阶，刺杀侠累，因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肠。韩人暴其尸于市，购问，莫能识。其姊莹闻而往哭之，曰：“是轵深井里聂政也。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绝从。妾奈何畏殒身之诛，终灭贤弟之名！”遂死于政尸之旁。

六年 郑驷子阳之党弑繆公，而立其弟乙，是为康公。

宋悼公薨，子休公田立。

八年 齐伐鲁，取最。韩救鲁。

郑负黍叛，复归韩。

九年 魏伐郑。

晋烈公薨，子孝公倾立。

十一年 秦伐韩宜阳，取六邑。

初，田常生襄子盘，盘生庄子白，白生太公和。是岁，田和迁齐康公于海上，使食一城，以奉其先祀。

十二年 秦、晋战于武城。

齐伐魏，取襄阳。

鲁败齐师于平陆。

十三年 秦侵晋。

齐田和会魏文侯、楚人、卫人于浊泽，求为诸侯。魏文侯为之请于王及诸侯，王许之。

十（三）[五]年 秦伐蜀，取南郑。

魏文侯薨，太子击立，是为武侯。

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谓吴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对曰：“在德不在险。

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商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敌国也！”武侯曰：“善。”魏置相，相田文。吴起不悦，谓田文曰：“请与子论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将三军，使士卒乐死，敌国不敢谋，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亲万民，实府库，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东乡，韩、赵宾从，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时，属之子乎，属之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属之子矣。”久之，魏相公叔尚魏公主而害吴起。公叔之仆曰：“起易去也。起为人刚劲自喜，子先言于君曰：‘吴起，贤人也，而君之国小，臣恐起之无留心也，君盍试延以女？’起无留心，则必辞矣。”子因与起归而使公主辱子，起见公主之贱子也，必辞，则子之计中矣。”公叔从之，吴起果辞公主。魏武侯疑之而未信，起惧诛，遂奔楚。楚悼王素闻其贤，至则任之为相。起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游说之言从横者。于是南平百越，北却三晋，西伐秦，诸侯皆患楚之强，而楚之贵戚大臣多怨吴起者。

秦惠公薨，子出公立。

赵武侯薨，国人复立烈侯之太子章，是为敬侯。

韩烈侯薨，子文侯立。

十六年 初命齐大夫田和为诸侯。

赵公子朝作乱，出奔魏，与魏袭邯郸，不克。

十七年 秦庶长改逆献公于河西而立之；杀出子及其母，沉之渊旁。

齐伐鲁。

韩伐郑，取阳城；伐宋，执宋公。

齐太公薨，子桓公午立。

十九年 魏败赵师于兔台。

二十年 日有食之，既。

二十一年 楚悼王薨，贵戚大臣作乱，攻吴起；起走之王尸而伏之。击起之徒因射刺起，并中王尸。既葬，肃王即位。使令尹尽诛为乱者，坐起夷宗者七十馀家。

二十二年 齐伐燕，取桑丘。魏、韩、赵伐齐，至桑丘。

二十三年 赵袭卫，不克。

齐康公薨，无子，田氏遂并齐而有之。

是岁，齐桓公亦薨，子威王因齐立。

二十四年 狄败魏师于浹。

魏、韩、赵伐齐，至灵丘。

晋孝公薨，子靖公俱酒立。

二十五年 蜀伐楚，取兹方。

子思言苟变于卫侯曰：“其材可将五百乘。”公曰：“吾知其可将。然变也尝为吏，赋于民而食人二鸡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圣人之官人，犹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故杞梓连抱而有数尺之朽，良工不弃。今君处战国之世，选爪牙之士，而以二卵弃干城之将，此不可使闻于邻国也。”公再拜曰：“谨受教矣！”卫侯言计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观卫，所谓‘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丘懿子曰：“何乃若是？”子思曰：“人主自臧，则众谋不进。事是而臧之，犹却众谋，况和非以长恶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悦人赞己，暗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谀求容，谄莫甚焉。君暗臣谄，以居百姓之上，民不与也。若引不已，国无类矣！”子思言于卫侯曰：“君之国事将日非矣！”公曰：“何故？”对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为是，而卿大夫莫敢矫